

# 荷香阵阵送暑来

文·摄影/草原云·北方新报记者 李元

## ◎ 诗词歌赋

“处处闻蝉响，须知五月中。”当炽热的阳光穿透晨雾，当悠长的蝉鸣打破清晨的宁静，夏至，这位夏日的使者，便迈着轻盈而热烈的步伐，悄然而至。北京时间6月21日10时42分迎来夏至节气，宣告着盛夏的开场，同时也是万物生长最旺盛的时候。在这昼夜更迭的节点，在这日光最长的一天，不妨让我们跟随古人的笔触，走进那些流淌着诗意的夏至时光。

“昼晷已云极，宵漏自此长。未及施政教，所忧变炎凉。公门日多暇，是月农稍忙。高居念田里，苦热安可当。”夏至这天，白昼到达极限，这天过后，黑夜的时间逐渐变长。衙门空闲的时候居多，而这个月的农事却是比较忙的。老百姓在地里耕作，酷热也不知如何抵挡。韦应物的这首《夏至避暑北池》描写了夏至的节令特征，和人们生产生活的景象，并通过对比官府的悠闲与农事的繁忙，体现了诗人对民生疾苦的关切和诗人的人文关怀。

蝉与荷是夏至的两大使者。夏至有三候：一候鹿角解，二候蜩始鸣，三候半夏生，其中的蜩始鸣就是蝉开始鸣叫。正如陆游的《夏日



杂题》所说：“眈眈丑石黑当道，矫矫长松龙上天。满地凌霄花不扫，我来六月听鸣蝉。”盛夏的炎热难免让人有慵懒的情绪，所以才会看着满地飘落的凌霄花也不去清扫，就在这六月的时光里，聆听蝉的叫声。但是换个角度想一想，能抛开世俗的纷扰，静下心来赏花看花落，听蝉叫蛙鸣，何尝不是一种幸福。诗人描绘的自然之美和宁静生活，不也正是现在许多人所欣赏和渴求的吗？

描写夏至的氛围和热闹景象的，还有元稹的《咏廿四气诗·夏至五月中》：“处处闻蝉响，须知五月中。龙潜渌水穴，火助太阳宫。过雨频飞电，行云屡带虹。蕤宾移去后，

二气各西东。”夏至时节，处处都能听到蝉鸣，龙也畏惧炎热，潜藏在潭水深处。大地的暑热愈发助长了太阳的威力。下雨伴着闪电，雨晴彩虹显现，阳律“蕤宾”转换离去后，阴阳二气开始各自分离，向不同方向发展。“蕤宾”是古代音乐十二律之一，属于“阳律”，在古诗词中常与节气相关联。这首诗通过对蝉鸣、飞电、彩虹等夏至时节典型的物候和自然现象的描写，生动地展现了夏至的季节特征，同时融入了诗人对自然变化的观察与思考，是一首情景交融、富有内涵的诗作。

夏至时节，大自然最耀眼的“明星”，非荷花莫属。那亭亭玉立

的姿态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气质，让无数人为之着迷。在古代诗人的笔下，描写赞美荷花的诗句也是灿若繁星，既有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壮阔，也有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灵秀；既有“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”的妙趣，也有“惟有绿荷红菡萏，卷舒开合任天真”的洒脱，字字句句皆为自然与诗意的碰撞，将荷花的千般风姿、万种神韵，化作永恒的文学经典。

在盛夏的喧嚣里，我们不妨去大自然中放松一下自己，看雨打荷叶，听蛙鸣声声，寻得一方清凉天地——那是风过树林时簌簌的绿意，是午后雷雨洗净尘埃后的澄明。一年已经过半，白昼最长的一日，仿佛时光也驻足片刻，容我们思索：年初许下的心愿、定下的目标，如今完成得如何？或许有些目标仍悬在枝头，像未熟的葡萄，但请相信，每一份坚持都会在季节的流转中开花结果。夏至之后，夜渐长，梦渐深，而步履未歇——毕竟人间六月，未来可期。

当然，如果你年初没有小目标，今天不妨设定一个，万一实现了呢？

## ◎ 文化趣谈

大文豪苏东坡一生育有四子，分别是长子苏迈，次子苏迨，三子苏过，四子苏遁。对于自己的儿子，苏轼夸奖起来，可谓花样百出。

长子苏迈是由结发妻子王弗所生。王弗留给世人最深的情影，就是苏轼在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里所描写的“小轩窗、正梳妆”那般，画面感极其强烈，跃然纸上。苏迈曾任韶州仁化令，性格质朴方正，常陪伴苏轼经历贬谪。

次子苏迨（又名苏迨）、三子苏过，则是续弦王闰之所生。苏迨幼年体弱，但学业长进，后与欧阳修的孙女联姻。苏过才华最似苏轼，被称为“小坡”，长期陪伴父亲流放惠州、儋州，父子俩情感深厚。最小

的儿子苏遁，为王朝云所生，不幸夭折（仅存活10个月）。苏轼曾为苏遁写下《洗儿诗》。

苏轼平日公事繁忙，社交广泛，“朋友圈”一年四季热闹非凡，很难有自己的空闲时间。不过，对于三个儿子的学业，他从不大意，时时牢记心间。当时一有空闲，苏轼便和长子苏迈联句。他在《夜坐与迈联句》写道：“传家诗律细，已自过宗武。”

宗武是杜甫次子，杜甫很看重这个儿子，多次写诗夸赞其聪明好学。不过，苏轼却一点不给杜甫面子，毫不客气地说，“我的儿子就是比你家宗武强。”杜甫如果地下有知，想必一定不会放过苏轼。“拿谁比不成，为嘛非要拿我家儿子比，你能比得过吗？”

次子苏迨从小身体不好，但很有才华，16岁时作了一首诗，苏轼看后非常高兴，他在《淮口遇风诗》中写道：“我诗如病骥，悲鸣向衰草。有儿真骥子，一喷群马倒。”意思是说，我写的诗好像病马，我儿子的大作才是骏马，一喷其他马就纷纷倒地了。感觉意犹未尽，苏轼最后直接将苏迨夸出了新高度：“君看押强韵，已胜郊与岛。”

苏轼一高兴，又直接拿儿子和孟郊、贾岛比了起来，敢情苏迨的才华已不亚于这两个人。反正是自家娃，怎么高兴怎么夸，怎么夸都不过分。

对于三子苏过，苏轼在《和陶游斜川正月五日，与儿子过出游作》中如是写道：“过子诗似翁，我唱而辄酬。未知陶彭泽，颇有此乐不。”意思是说，过儿写的诗很像我

这个老父亲的，我写诗他就唱和，不知道陶渊明有这样的快乐吗？

据史书记载，陶渊明一生育有五子，奈何兄弟五人都不喜欢读书。陶渊明为此郁闷不已，曾专门写了一首《责子》的诗作，诗里他痛心疾首地写道：“虽有五男儿，总不好纸笔。”陶渊明若是真能感知到苏轼的话，估计没好气地说：“老弟，我和你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为何非要拿我当背景板，你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”

每个孩子对于父母来说，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尽管他们可能没有那么闪耀，但并不影响父母对他们疼爱和夸赞。不过，要与大文豪苏轼这样不遗余力，各种花式夸娃的家长相比，其他家长只能小巫见大巫了。（据《北京青年报》）

# 看苏东坡如何花式夸娃